

天一

在北風颯颯、晨曦未到的時分，洪清河已經自桃紅色鋪棉被爬出、輕手輕腳躡開又關上榻榻米通鋪的隔間門，踩著木屐走到浴間，落了一盆盥洗水，擰了毛巾將臉上的血路抹通開來，就著昏黃燈泡的微光抽出了一只剃刀，一刮一刮片下趁夜長出下巴的鬍鬚。雙手泡進盥洗台的瞬間，手背皮膚傳來撕裂般的凍刺感。

過去數十年來的冬日，秀玉曾多次跟著早起特地燒了熱水備用，就怕丈夫清河在冷天凍傷了手，卻都被清河以不可浪費柴火回絕。

其實以天一針車行早年奠定的生意基礎，洪家本不需要從此等水火小事中掙節度日。從未識字讀書的秀玉直到人生的最後，都無法理解，清河每日嚴謹、一成不變的準確作息，冷冬時堅持以凍水洗面，乃是一種性靈的磨練、名譽的追求。

小島義夫老師可是不分寒暑日日以冷水沐浴呢。即使光復已超過一甲子，清河時不時還是會想起，就讀公學校時，那個令他既尊敬、亦崇拜的日本「先生」。

那時，小島義夫老師用食指推了推鼻頭上的黑框眼鏡，告訴清河和其他同學們：我們生在一個偉大且光榮的帝國(小島老師眼神此時綻放懾人炯光)，我們要以自己的身分為傲，而為了讓帝國永恆偉大且光榮，我們不可讓做出讓帝國蒙羞的事，務求嚴格律己，從生活常規的不斷演練中強化自己的精神力，有朝為國家行義報恩。

大概從那時候開始，清河嚮往並幻想自己未來能成為一個不負帝國榮耀的人(也許是個偉大的人)，像小島老師和校長結城先生一樣，讓所有人立正聽訓，開口身邊的人便會「嗨、嗨」地附和。

「小島君，我們是為了國家，心無二志，了解嗎？」結城先生指示。

「嗨、嗨。」小島老師答。

「感謝皇恩、敬神，成為很有禮貌的學生。」小島老師帶讀晨誓。

「身心都保持潔淨，成為愛好清潔的學生。」十歲的洪清河(當時他還有個日本名字：三井清之助)大聲複誦。

「身心都保持潔淨，成為愛好清潔的學生。」八十二歲的三井清之助(暫時忘記了現在的名字是洪清河)站在盥洗台前以手掌潑水醒面、一邊念著國民誓詞。

「嗨、嗨。」在十歲和八十二歲記憶中擺盪的清河抬起身子，對鏡子裡的面孔說。

清河攬鏡許久，皺著眉，摸摸剛整理剃淨的下巴，感到一陣狐疑，自己似乎不認得眼前的男人。鏡中的人容色枯衰、深紋滿布，對於像清河這樣立志榮耀家國的男兒漢而言，鏡子裡的老人面容太喪志、太不榮耀了。

「阿玉啊，阿玉啊！」清河想喚妻子秀玉出來一起看，看鏡裡的人究竟是誰。

「要做什麼？」次子洪顯正的聲音從樓梯間傳來，帶著晨起初醒的慵懶嗓音。

「阿玉啊，我要找阿玉！」清河喚。

「伊不在啦。」顯正語氣略帶不耐走下樓。

「你阿母去哪裡了？」清河走出浴間，對顯正說。

「你要做什麼？」顯正問。

你何時關心過我這個父親做什麼？清河在心裡想。三個子女中，長子自小叛逆，自作主張的決定往往不合清河意，教訓了沒有一次不頂撞。其實這一股硬脾氣遺傳自清河，正因父子個性相似，在他心中長子也是繼承天一事業的不二人選。偏偏這不肖子不肯扛下這塊招牌，為了遠離他眼中窮鄉僻壤的小鎮，還報名警察學校當了賊頭，清河時常在想，為何長子沒有繼承妻子秀玉的順服個性。

秀玉是清河這一生所認識最好的女人，雖然清河這輩子也只有過秀玉，無從比較。

如果清河的記性尚未退化，搜尋儲放腦中關於他與妻子超過半世紀的對話錄，會發現除了日常瑣事，還呈現了傳統社會氛圍下妻子對丈夫的極致順從。

「這台車仔誰抱來的？」

「隔壁庄旺仔。」

「有拿單無？」

「嗨、嗨。」

詹秀玉從未接受學校教育，除了台語外，此生惟一會說的日語，只有對丈夫表達同意的「嗨」。

「等下要落雨了。」

「我來收衫。」

「曬在後面的菜乾也要收。」

「嗨、嗨。」

「這豬腳不夠爛。」

「要再燉久一點。」

「花生也不夠爛。」

「嗨、嗨。」

往往一問一答隨即結束，夫妻言談難以延續，因為清河大部分的時間總要騎著打檔車，在鄰近鄉鎮忙送料件和維修針車機台，秀玉在店頭右手計帳、左手接單，還得空出兩隻腳照應嗷嗷待哺的三個孩子。至於重大決定，深受日本教育影響的清河認為：事業和家庭該由男人一肩扛起，決策成敗無妻子置喙的餘地，一個家庭中的妻子對其丈夫最大的支持，就是在丈夫的每個話語後回以簡短的「嗨」。

而沒有對話的大部分時間，秀玉喜歡笑。

清河興沖沖地回家，說鐘錶行頭家願意介紹針車代理商給他時，秀玉背著老三、懷抱老二、手牽老大，她對著清河微笑。

鎮上的補習學校和隔壁鄉的女工廠下了破天荒的六十台勝家針車訂單，代理商特地從台北下鄉給清河送了水果籃慶賀。孩子們圍著小方桌爭吃蘋果時，她一邊清點梭芯皮圈的存貨數量，一邊對著所有人笑。

鎮長在針車行前的大街點了一條飛龍似的大紅炮竹，鄉紳父老圍了數圈在店頭外鼓掌慶祝老三惠娥考上省立大學時，轟隆報喜聲中掩住雙耳的秀玉，也只是笑。

最初讓清河甘心迎娶秀玉的原因也是她可愛的笑顏。媒妁之言撮合的夫妻，往往地籍、姓名、家世打聽完畢便可下聘迎娶，雙方正眼可能瞧不到一眼。當年二十二歲的清河不肯輕易接受父親安排的婚事，迎著東北風吹揚起的田沙埋塵，步行四個小時到相鄰遙遠的靠海漁村，打算親自鑑定未來的妻子候選人。

弟妹甚多的詹秀玉當時手抱將滿足歲的六弟逗著玩，嬰孩淌著口水小手一抓，拉開了秀玉麻紗衫的領口，微微露出少女潔白的肩鎖骨。秀玉笑了，躲在一

旁偷看的清河臉紅了。一個月後，清河正式迎娶了詹家長女，從此秀玉成為了洪詹秀玉。五年後，穿著借來的套裝和西服，秀玉抱著小女兒惠娥，清河攬著次子顯正坐在天一針車行店頭前，長子文正靠著兩人站姿挺立，對著商請來的攝影先生，鏡頭拍下了洪清河一家最早的合照。

「你知道為什麼我把針車行命名為天一嗎？」清河對著秀玉問。

「為什麼？」秀玉答。

「天一就是天下第一的意思，我要做天下第一的針車行。」

秀玉笑了，清河看著秀玉的笑容，和圍繞身邊的健壯孩子們，心口一陣洶湧，說出了這輩子第一句、也是惟一的情話。

「我們當天下第一的夫妻！」清河說。

「嗨、嗨。」秀玉還是對著清河笑，帶著深深的羞赧，點點頭表示認同。

清河搭上回憶的跑馬燈轉了數十年的圈圈後，突然有種懷念的感覺，他好想看看妻子的笑臉。

「阿玉啊，阿玉啊！」清河喚。

「要做什麼啦？」顯正說「跟你講伊不在啦。」

詹秀玉女士，洪清河的妻子，洪顯正及其兄洪文正、其妹洪惠娥的母親，生於昭和六年春，卒於民國九十八年冬，享壽七十八歲。雖然清河確實出席了秀玉的告別式，明顯他已遺忘當時擔任杖期夫的角色(司儀對著麥克風高唱：獻花、獻果……)。

或者應該這麼說，清河並沒有遺忘任何原本已記得的事。只是從更多年前他患失智症開始，他的大腦再也儲放不下新的物事，就像一罈無法開封的老醬缸，所有的記憶和醬菜只能在幽暗中靜靜等待，等待發酵、變質，不堪陽光曝曬。

「你阿母去哪裡了？」

「伊不在啦。」

「你阿母剛才不是在燒熱水？」

「沒啦，她不在啦，你記錯了。」

清河並沒有記錯，在他與次子顯正對話時，他神識已返回三十年前十二月初

三大寒日的隆冬早晨，那日是最寒冷的一日，連公所和農會都派人逐家逐戶提醒保暖及察視寒害。這之所以成為清河牢記的瑣事之一，是因為本來堅持不洗熱水的清河，在那天也驚嚇於破紀錄的低溫，踏出房門寒氣灌鼻的一瞬他確實動了洗熱水的念頭。這是令人感到羞恥的一刻，原來他洪清河，也有脆弱的一面。而早交代秀玉不可引柴燒水，她卻依舊準備熱水給清河備用，這彷彿將清河脆弱的、羞恥的一面攤了出來，難以忍受。所以不曾對著妻子大小聲的清河，用前所未有的音量大聲斥吼：

「跟你講免就是免了！」

「不過今日是真的冷。」

「捧走啦！」

「嗨、嗨。」

出生未久的孫子哭聲從三樓哇哇傳來，顯然被祖父的怒氣驚醒。清河從後院抬眼看三樓的窗臺，覺得對尚在睡眠中的孫子有點愧疚。回頭看到秀玉的臉，秀玉只是笑。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的清河同時覺得非常愧疚。

「熱水給孫子洗好了。」清河抬頭看著三十年後的同一棟樓房說。

「什麼熱水？」顯正問。

「你阿母燒的熱水啦。」

「伊過世了怎麼燒水？」

「誰過世了？」

「阿母啊。」

「誰的阿母？」

「阮阿母啦！」

「你是誰？」

「我顯正啦。」

對洪顯正來說，和陷入混亂、衰退的老人對話是一場無止無境的戰爭。正式名稱為阿茲海默症，天主教醫院的簡醫生這麼說。剛開始以為父親只是年紀大健忘，照鏡子梳頭髮的時間變久了，手錶一天要對好幾次時，原本倒背如流的客戶

電話也講不清。直到他不斷叫錯兒子的名字，分不清藥袋裡的各色藥丸吃了沒，家人才發現不對勁。

在清河攬著顯正拍下第一張全家福的那天，三歲的顯正眼裡有個巨大、令人尊敬的父親，對比眼前胡言亂語的老人，他只感到悲哀、氣憤，有時甚至覺得丟臉。

「你怎麼在這裡？」清河問。

「我一直都在店頭啊。」顯正語氣不耐回應。

「你不是在台北？」

「那是文正。」

洪文正，洪清河心中的賊頭兒子，極其不肖，卻也是他認同性格最像他、最有可能榮耀他洪家「天一」招牌的長子。如果因極度懷想某人而導致此人出現身邊錯覺的現象可以稱為「思念」，那麼此刻的洪老先生可以說非常思念那個叛逆的長子。但看在半生守護逐漸凋零的父親及生意衰退針車行的次子眼中，這種思念的情感也可稱之為偏心。

「你是誰？」

「你看我是誰？」

「文正啊你在台北當警察，怎麼回來了？」

為何清河老是把次子當成了長子？簡醫生說這是正常反應你如果失智也會把我當成你兒子。洪顯正則認為失智症應該攸關大腦，如果父親的心不公正，那早在患失智症以前就是偏的了。

「我休假啦！」失去耐心的顯正代替兄長回答。

起初顯正還願意認真回應父親的每句話語，指正他錯亂的記憶，但是屢次嘗試，父親仍舊鹿馬不分，最後連時序早晚都說不清楚。長久下來，顯正被父親的番癲惹厭了，便索性不再喊清河「阿爸」，把自己當成清河回憶裡的任何角色，配合演出，管他講錯什麼，敷衍胡謔幾句，省得牽扯不清。也因此顯正得到一個結論：關於記憶，失去的無法彌補，錯亂的難以糾正。

顯正的結論只對了一半，清河的記憶是錯亂了，但是他並沒有失去多少東西。甚至可以說，罹患阿茲海默症後的清河還得到更多，譬如說，他得以無視時

空的限制，任意返回已過去的人生任何一個片段。

「寄的錢有收到嗎？」清河問。

「什麼錢？」顯正回。

「你阿母寄給你的錢啊。」

那是民國六十年的三月，大哥洪文正準備自警察學校畢業，雖然每個月學員都有生活津貼，不過清河不想讓洪家子弟在外寒酸，重大節日都要秀玉多寄些錢給文正花用。文正生在三月，這筆錢正好讓他領著同梯去校外吃喝慶生。

「啊顯正咧？」顯正反過來試探父親記憶中的自己。

「顯正怎樣？」清河沒知覺與他對話的人就是顯正。

「你有寄錢給顯正沒有？」

「伊本來就有帶錢哪需要寄錢？」

清河回到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剛考上省中的次子即將搬進學生宿舍，秀玉塞了一疊五元和十元紙鈔到顯正手裡。

「伊想要買車、買厝沒有錢。」顯正說出自己現在的煩惱。

「買啥車啥厝，讀書都不讀書了。」

「你寄錢給文正，伊也沒在讀書啊。」

「那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都一樣啦。」

「怎麼又一樣了？」

父親果然是腦子不中用了，他對待大哥和我怎麼又一樣了呢？顯正在心裡默念。

事實上，清河腦子比顯正以為的還要清醒地多。只遺憾洪顯正或清河身邊所有未患失智症的人，都無法隨著清河眨眨眼、輕巧地返回過去，返回昭和十四年(也就是民國二十八年)的小鎮公學校。

那時的公學校不再教授漢文、禁說台語，鎮上成立了皇民練成所，清河的父親和後來死於米國軍機掃射的大伯需每周報到，進行「行為規範訓練」，因為洪清河、清河的父親和大伯及所有鎮民、這個島上所有的人，為了太平洋戰爭，為

了宣揚皇道，都必須和內地的日本人「一樣」，說「一樣」的話，接受「一樣」的教育，期待戰勝後迎接「一樣」的榮光未來。

「我們都一樣，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小島老師說。

「我們都一樣啦。」洪清河對著顯正說。

「對啦一樣一樣，我去買早餐，你不要亂跑。」顯正說畢，走向店頭，開了鎖蹲身拉起鐵捲門半開，朝早市方向鑽了出去，暫時擺脫了和失智症父親對話的泥沼，同時將洪清河遺留在昭和十四年的小鎮公學校。

清之助沒想過要如何才能成為合格的日本人，他只想和小島老師一樣，成為一個令人尊敬而且大氣的人。帝國離清之助太遙遠，天皇形象模糊如同桃太郎故事裡的鬼怪，從未有人見過。但小島老師年輕、有朝氣，受所有人歡迎。每天清晨小島老師會騎著自轉車，經過庄頭巷道，向遇見的父老打招呼，呼喊每個該上學的孩子姓名。

「清之助出門吧！」小島老師喚。

「嗨、嗨！」清之助回應。

「今天也要認真學習喔清之助！」

「嗨、嗨！」

小島老師在都市的師範學校畢業，又在郡城代課過，幾乎是庄裡知識最淵博的人，清之助喜歡在下課時間和其他同學圍著小島老師詢問關於都市和郡城的一切：鋼筋水泥蓋的百貨商行、映畫比黑板還大的戲院……等。

小島老師的妻子還是個美人。昭和十六年盛夏降臨的七月，小島老師捲起褲管從大圳中抱起冰鎮已久的大西瓜，邀集了所有的學生到教師宿舍前分食，小島老師特別請他的妻子出來認識學生。

「富美子，跟大家打個招呼。」

「嗨、嗨。你們午安。」

「富美子，你也來吃一些吧。」

「嗨。」

「富美子，結城先生的皮鞋送回去了嗎？」

「嗨。」

小島富美子的笑顏溫柔而親切，當她轉頭和小島老師說話，自領口露出的鎖骨白皙、光潔，神聖而迷人，看紅臉的清之助默默下定決心，長大除了要成為像小島老師一樣偉大的人，還要娶到像小島富美子一樣柔順且愛笑的美人作妻子。

「先生，要怎樣才能跟你一樣？」清之助曾經這麼問。

「你是說，和我長得一樣？」

「也不是，就是……怎麼說呢……」

「你想當老師？」

「嗯，可以這麼說吧。」

「你得先認真學習，還有鍛鍊體魄。」

「要怎麼鍛鍊體魄？」

「清之助你知道嗎？老師我每天都用冷水沖澡喔。冬天也是。」

「真的嗎？太了不起了。」

「冷水沖澡可以提振精神，而且身體自己會成長對抗寒冷。」

「太了不起了。」

「說到這了，要不要去泡水？大家一起去吧！」

昭和十六年七月八日晴，小島義夫帶著三井清之助、中村佐介、齊藤大作、佐藤次郎等小學生走到溪溝邊，就著熱辣的陽光下，不分師生，各人扯開身上的衣褲，丟往路邊，彎身準備躍下沁涼的溪水。

「大家準備好了嗎？」昭和十六年的小島義夫老師開朗地問。

「嗨！」八十二歲的洪清河在自家浴間大聲回應，他已褪下白色汗衫和黑色西裝褲，踢開橘黃色木屐，露出一身鬆垮的死白肌肉，跨進磁磚貼花的乾枯浴缸，光身靜坐，在昭和十六年的炎日中，感到溪水潺潺、絕頂清涼。

忽然一陣冷顫打在洪清河佈滿老人斑的脊背，他又回到了現在，看見擱在洗手台邊的金錶，六時三十四分，想到店頭該開張作生意了。不管寒暑雨晴，每天的規矩不能改，小島老師就是這樣訓示的。

一日的朝氣和精神就從清潔門面開始。清河慢慢從乾枯的浴缸跨出來，裸身赤腳，頂著散亂的白髮，甩著垂萎的生殖器向外走，抓起門邊的掃把和畚箕，將半開的鐵捲門頂上天花，就這麼走出店門，讓晨曦披在肩上，清掃門庭，開始榮

耀的、天一針車行的一日。

「不說謊、不作假，成為品行端正的學生——」全身赤裸的清河，昂首挺立，站在清晨的街頭，大聲以音韻標準的日語朗誦「我們要忍苦練成強健體魄的國民——」

隔著兩條街外，捧著熱豆漿與饅頭的洪顯正和早市的鎮民走販聽見震天的國民誓詞，回頭看往天一針車行的方向，無奈沒人聽懂其內容。

顯正從遠處看見，金黃晨光沐浴下、赤條條的失智老人，竟瞬間顯得巨大而耀眼，如同拍下第一張全家福相片時，那個昂揚、令人尊敬的父親。

「相互信愛協力，以固團結。」清河聽見小島老師說。

「我們當天下第一的夫妻！」清河聽見秀玉說。

「阿爸——」顯正對著清河大喊。

「嗨——」清河挺直身形，以前所未有的音量長聲呼喊，衝破過去現在未來時空的藩籬，關於他一生的所有回憶、情感、評價瞬間隨著他爆發的吼叫充滿了街道、迴響不已。